



書說三

高書

湯誓

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克殪其心愧恥若撻于
 市一夫不獲則曰時序之辜其自任以天下之重
 如此故湯誓師之書而大序之曰伊尹相湯伐桀
 言其事出於伊尹也前未有此事誓辭乃出師之
 日誓於國中而序述鳴條之戰終伐夏也今解州
 安邑縣東北十五里有鳴條陌陌在縣北二十里

山陰黃

度



湯自陞升與桀戰孔氏曰出桀不意非路當出此耳升陞與記武王渡孟津同鳴條與牧野同皆臨其國都於是戰矣史官與夫子序書皆詳事變湯十一征皆為行方伯之職桀不諒其忠而方忌惡之昏霍愈甚湯於是誓師而出征葛之後湯誓未出師之前桀能改德事為可已也曰果可已乎曰何以不可文言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群也此聖人之事常人安能與此可上而不可下可進而不可退秦漢以來盜賊僭篡之所為人遂比之騎虎此豈足以論聖人哉升陞之後桀忽改德則當

何如曰聖人必更有一著不可億度然安得此事聖人知其必不能改乃出師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始出師稱王誓衆正大義也夫是之謂天討格至稱舉君臣有定分而至於放伐世固或以為亂也堯舜之禪湯武之伐皆摧道也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堯舜薦之者乃可為禪讓故孔子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亦必若桀紂而又有如湯武者乃可以言放伐是故非聖人而論權則亂而已矣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

畏上帝不敢不正

穡事輕正夏重以農歛獲時出師桀之罪一日不可容於天下矣衆言奚敢不恤上帝為可畏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今汝其必謂夏罪其如我所云者猶曰固知其然也率猶一切也言一切遏絕衆力不得用於養生喪死之事而又一切割剝之以獨豐夏衆知大命近止亦一切怠惰人各有心不相和合所謂農夫

釋耒工女下機靡衣媮食以待滅亡也時是曷何

是日喪矣特不知其事狀如何耳予及汝不能相救皆亡而已民非后罔事后非民罔使而夏德若此豈復可以君斯民哉必往言遂伐之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救

天命殛之予畏上帝致天之罰惟有天德者能知之大賚功大者錫爵封國賚大封于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古說湯革命創制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故

不可非也夏社大社王社也天子之社也將遷去
之而義不可夏社疑至臣苞三書宜有議論至周
黜殷而猶存亳社用湯故事三書皆亡郊社皆尊
亡社屋之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朥俘厥寶玉誼伯仲伯
作典寶

桀載其寶玉保于三朥湯伐之桀奔南巢遂俘其
寶玉三朥今廣濟軍定陶縣東北有三朥亭古圉
也典主也誼伯仲伯二臣作典寶述興王之戒亡
仲虺之告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大坰地闕仲虺名或仲民奚仲之後為湯左相

孔氏曰以諸侯相天子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
實

湯武應天順人然君臣之名終不可廢是故謂之
放謂之殺而不敢垂辭舜遷苗謂之放流宥之也
封象亦或謂之放不及以政也南巢今無為軍巢
縣放殺不幸而有此也堯舜禪讓猶有子噲之事
况放殺乎其為口實何疑是豈能無慙君子言而
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今舉動如此若稍

有可議使天下後世不肖無狀有所並緣以行其
姦則安能不憂易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湯
武戰矣必傷玄黃天地之色言上下皆傷也其至
於此誠不幸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唯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
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
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民皆有欲無主則求各遂而亂矣聰明君德也人
無欲則志定氣清而耳目聰明桀聰明非必不若
人也縱欲而昏之故不能聽德視遠豈惟不能又

民反塗炭之人主天下之表也表正則影從君不
作德而縱欲以其民豈得不亂勇足以斷天下之
大事智足以察天下之大變天所錫也禹弼成五
服使萬邦惟正之供皆有典常與天命流行天使
湯表正萬邦纘禹舊服湯纘禹是率其舊典以奉
順天命是則桀為弗克若天矣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藏式商受
命用爽厥師

凡其出令為割剝之事皆為矯誣天未嘗使人君
厲民以独豐也式用也桀為昏政天下善之故用

商受命以爽明其衆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
新民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
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簡忽也簡忽賢德附托勢力常顧昆_昆吾之屬助桀
為虐商始不見容於夏矣莠在苗必芟耨秕在粟
必簸颺而邪之醜正乃亦如有德則具無德則
亡不可得而私故謂之天位堯舜授受湯武放伐
本一道耳豈嘗有私意哉桀惟失德而天命改授
迺不自省畏而欲剗高去之是尚可與言堯舜荐

賢之事乎湯之誥萬邦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
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故夫子誦其言
桀既私留大位而同惡助之將賊害賢德故小大
之民無不戰戰陷于非辜桀暴亂天下天下所恃
者湯而已湯亡誰拯其亂哉此商師之所以遂出
也史記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百
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桀放而死
謂人曰吾悔不殺湯使至此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
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

兆民

夫豈嘗以天下為私哉湯執中立賢無方其程度皆自己出改過不吝湯武反之也十一征無敵於天下天下信之惟其無私而已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是可以君天下矣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蕙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上無明天子方伯為政諸侯之賢者佑之有德者輔之忠者顯之良者遂之弱者蕙之使有所附屬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毀其社稷群祀降其宗親皆侮道也凡此大要不過因其亡而推之因其存而固之所謂因其材而篤焉湯代行天職如此商邦之所由以昌盛也十一征規模可見矣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此存亡得喪之機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湯既代夏實任君師之職仲虺以其慙也故言昔之所已為又言今之所當為天下任重故伐雖蒙其慙不得已也已德不明欲民之協中難矣自昭明德民被皇極之福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使足以遺其子孫此皆今日之當務也此書皆言桀縱欲故昏不能入民湯無欲故聰明民奉之以為主而終篇制事制心實為舉要之語大抵人主之欲為難制也益戒舜猶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漢武帝曰多欲不可以君國子民信哉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專論伊尹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王桀自謂伊尹不若已而舍之故亡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有其始矣克終為難殖有禮覆昏暴此理為不可易也欽崇永保安敢廢諸蘇文忠謂仲虺誠忠矣而湯之慙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放殺之名雖其臣子不能蓋夫惟湯武未嘗求蓋也夫不蓋

其名是以為仁義之盡使有其實而欲蓋之則私而已矣何以為湯武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夏命雖黜復歸于亳以待諸侯之至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正天子號令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衷古訓善固有之也天降衷于民使順有常性能

安其道則有君焉故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民弗能忍其心離矣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降災彰其罪猶不悛湯遂伐之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出師類祭行王事也聿述述古事也元太聖伊尹
黃帝堯舜而來傳記所傳皆有聖師聖人義理之
會也告於天無愧辭謀於聖人而協桀之罪為當
討矣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
允殖

天佑下民信矣桀於是退黜屏伏去夏歸商豈有
差忒天下更新煥然賁飾如草木之華精神氣象
為不同矣兆民信乎生殖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懷慄

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天使予輯寧爾君公卿大夫而未知所以自免于
戾故懼孔子曰治天下者不敢失於小國之臣而
况於公侯伯子男乎

凡我造邦無從匪彞無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於是為高諸侯故稱造邦彞常愒慢周官冢宰掌
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
之心

伐夏天下之公義也此義未嘗廢誠使爾諸侯有

如舜禹之盛德吾且薦之於天使吾不可以任天下之重釋位去之何敢過天命哉然則堯舜湯武之道廣大公平禪讓征伐所遭不同皆未嘗以天下為私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湯既代夏而其民猶不能遷善遠罪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綏猷之言不其病諸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咎單作明居

咎單臣名明居書亡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湯適長孫一曰祖甲孟子外丙二年湯沒六年三易君外丙猶未終喪而沒歲月易相亂恐疑後世故序書稱太甲元年且以見遷桐即元年事伊訓肆命祖后三書繼作太甲不受教而遷之太甲序太甲既立不明與此相類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高紀年曰祀十二月高正月高周改正朔以一號令而詩書紀月不改夏正天時不可易也嗣王踰年即位伊尹主祠事奉嗣王朝廟此古者冢宰攝政之禮也侯甸在千里之內來見新王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夏商侯服為王畿甸服則

周侯服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

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造哉皆始也始攻桀自鳴條而出今則自克夏歸亳孟子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趙岐曰牧宮

桀宮

惟我高王布昭聖武代雪以寬兆民允懷為人君止於仁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本立而道生不立無本道無由生是故立愛於其

親克之而無所不受立敬於其長克之而無所不
敬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始於邦家終於四海以此
嗣湯德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
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者不及以至于有萬邦
茲惟難哉

肇始也湯人紀之修自立愛立敬始從諫順先哲
居上明為下忠待人恕治已嚴皆人紀也愛敬之
克也中庸九經愛敬而已桀廢棄人紀湯始修之
而遂以有天下大要為克艰故能致此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傲于有位曰敢有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
遊政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
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官刑雖設苟無哲輔果何益哉恒舞酣歌近於坐
現貨色遊政淫蕩不反悔聖言則無所忌憚逆忠
直則無所降屈遠者德則廢典刑比頑童則所趨
必下逆倫害理亂之道也人主至此益難救食其
祿居其位而不憂其敗非人臣也故有不匡之刑

故侍講劉貢父曰墨非刑名也臯陶刑昏墨賊殺
墨貪也臣不匡君貪其祿位故坐以墨蓋死罪也
孔氏曰蒙士例謂下士或曰蒙矇古字從省為蒙
周官瞽蒙掌弦歌諷誦召武公稱矇誦衛武公亦
曰矇不失誦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者也湯作官刑
具以訓瞽矇使歌誦之以儆邦君卿士伊尹取其
言以戒嗣王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能敬其身則必能念祖矣洋洋廣大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

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提要之言益明簡

肆命徂后

二篇亡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
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嗣仲壬而立不明居喪之禮伊尹營桐宮居
之夫子序書謂之放孔氏曰不知朝政曰放然則
古者君喪雖冢宰攝政猶當有所闕白欲居桐蓋

使專典喪不復預他事也庸常思常道一曰庸用
思用伊尹之訓不明而放之思庸而復之人無不
知伊尹之心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
之志則篡也古說桐湯墓劉向曰成湯無葬處伏
滔北征記望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冢墓皆為丘
墟寰宇記伊尹冢在宋州楚丘縣箕子冢在宋城
縣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順惠也阿倚衡平或曰阿保思保也故亦曰保衡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

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
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
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
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諫古訓是審諦之意顧察而審諦之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也於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無不祗肅
言一本諸敬而已親親尊尊愛敬克焉居喪失禮
是謂無本百神爾主何以承之惟天監其德而後
有以集大命為天下君宅居師衆尹自親相湯以
有九有之師故今嗣王大承其基緒誠願如先夏

之有終而其相亦惟終不願如其後嗣王之罔終
而其相亦罔終君有終則其相亦有終君罔終則
相亦罔終君相一体安危休戚無不同之太甲之
克終不終伊尹安敢不任之於其身哉夏在亳西
故曰西邑夏自周忠信為周終始為一非忠信能
之乎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嗣王之所戒則敬
而已矣敬則盡君道為君而不盡君道則為辱乃
祖成湯矣

王惟庸罔念聞

庸用王惟自用無念聞伊尹之訓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
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
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
懌萬世有辭

此諫語也昧未爽明丕大顯亦明也未明而大顯
之平旦清明之氣也顯存晦亡旁非一方啟迪開
明而蹈行之旁求俊彥啟迪後人夫是以伊尹有
托孤寄命之責越顛墜也墜厥宗忝厥祖越命自
覆懍然危亡之戒人之縱欲為侈快意朝夕不為
久長之謀也機弩牙括筈虞人張機必省與度準

乃釋不苟發也孔氏曰機有度以準望古機猶有
 存者銅為之植度於其側大學在知止在止於至
 善能欽其所止則能率循成湯之所行也大抵伊
 訓太甲之書專務教敬而敬必本於愛也太甲自
 謂欲敗度縱敗禮是由儉德之闕故伊尹舉要諫
 之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
 順營于桐宮密爾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周公曰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繼體而立而執
 喪不如禮不義莫甚焉此漢之所以廢昌邑也然

霍光解璽之際昌邑猶能言古天子有爭臣七人
 不失其天下是則漢公卿安能無愧色伊尹諫太
 甲言語略盡而復未克變是不可以口舌爭矣不
 義之習將與性俱成性無有不善習或移之狎習
 于非敢習為不順有不得已者伐桀放太甲皆非
 順經營桐墓立宮使居之成湯遺德餘烈足以感
 動人清廟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亦承無
 射於人斯密邇先王而訓之擇端良之士與王居
 便嬖近習一切屏絕不使溺於世俗迷而不反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王孔氏曰居憂蓋專使典喪也允信孟子有諸已之謂信信則不變保克終矣太甲之放為居喪無禮而自伊訓而下諫辭未嘗及之惟教之立受立敬以修人紀鑒于三風十愆之訓以敬慎其身推而顧察天命承事鬼神終先王大業莫不由此居喪失禮豈待指事哉至此猶未克變將恐其惡遂成乃始攻其不義之習名之曰不義夫豈得已乎但桐君憂實始自覺不但遷善且能信德登而進之允實光輝太甲遂為商之令主此伊尹格天事業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三年喪畢冕服而見于廟是謂即政朝廟禮之常也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是也免喪雖有定月朝廟必以正月元日自桐歸亳而見

廟因復政厥辟事之變也居之不疑從容有常君臣之際無迹可尋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高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胥相匡正周官九兩聯萬民胥匡以生民也君民匹敵之勢桀塗炭斯民湯由是伐桀太甲幾又失

之故伊尹以為復政第一語傳曰祖有功而宗有
 德湯取天下誠有功矣使太甲無克承之德高之
 載祀何以能久秦漢以後傳祚久近之効皆可見
 太甲克終厥德是為商萬世無疆之休誠有天命
 焉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
 惟厥終
 大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太甲之言怨艾昔非歸

恩師保明白洞達如此可謂允德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
 子惠困穷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隣乃曰
 僕我后后来無罰

修身固將以治國平天下也自家而之國自國而
 之天下無所不協斯之謂信人皆有此信故能協
 太甲曰不明于德伊尹曰惟明后自昭明德豈可
 已乎皆有邦也而隣國之民望湯如此湯來則底
 善無罪罰允德之協于下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必將視乃厥祖敬而已矣始於家邦而已矣斯須
 豫怠不可以為懋德思孝思恭無時而不在念也
 形見於奉先接下之際耳蔽於近而亡遠何明之
 有耽於非度而荒德何聰之有伊尹猶防太甲舊
 慝之作欤

朕承王之休無斁

王無斁則朕承王休亦無斁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

言之悉矣於此重發明之

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于有仁鬼

神無常享于克誠

敬仁誠所出同

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之后

五帝異禮三王不同樂而其道一也流連荒亡不
 同事而同亂始也與治同道終也與亂同事得非

緝熙光明之學有所闕欤明言光明相繼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

茲哉 懋敬自強不息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道有本末事有先後未有一蹴而能至者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太甲於是始親政故有慎終于始之戒惟難惟危

慎之至也始或廢之終何觀焉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

道 逆心言之正使狂顛妄發苟求諸道亦容忍况嘉

言乎遜志之言正使同心協謀猶當求諸非道或

恐未能盡理况以邪佞投合乎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元者善之長也君正莫不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

于休

伊尹將告歸矣故終篇陳君臣之戒既曰辯言必

有新奇可喜之論不必庸君甘心焉爰盡一語而

絳侯禮貌遽衰辯言之易惑也霍光既立宣帝猶秉

政權君臣之間卒有遺憾寵利之可戒也辯言亂

政寵利居功主意惑而國體虧斷非美事商周
盛際安有斯事伊尹推理勢所至故言之以為世

戒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一德天德也中庸曰純亦不已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太甲方倚重師保而伊尹遽歸商王業已定太甲克終

允德伊陟臣弔皆足輔王伊尹可以歸矣是為人臣常道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

有以亡

諶信常不已也一不作德桀紂不難至也故為亂

亡之道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雷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敬迪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慢神必雷民旱麓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

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命明以有九

有之師爰革夏正

暨及不以君及臣而以臣及君伊尹於湯誠有教

迪之功伊尹言之不嫌以為天下後世法夏正寅
百商正丑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歸于一德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
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一則無所不順故動與吉偕二三則是非參錯其
偶不與凶會幸而已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茲其始矣固未見其所終也終始惟一是為日新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左右師氏僕使宰膳趣馬之屬朝夕在王左右者
也人主作德不作德左右閤繫為多臣為上為德
為下為民大意是上輔君下又民而其語難協為
臣不易故當慎同寅協恭和衷故能一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德不可以小成也苟主於善則皆可師善非一端
而已也有以協之皆足以成德孟子曰舜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又曰大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自耕稼陶
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伊尹懼太甲之小成
也故教之以取善之道如此太甲能信矣剛健篤
實輝光日新其德可不知勉乎大哉王心克綏先王之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
祿永底烝民之生

徧覆包涵則其言之大悠久無疆則其心之一有
是言而無是心朝夕遷變安可保也先王聰明時
又民承其祿王言之大王心之一則為能安之使

斯民同底于善無終窮矣生與欲並生哉之生同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
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親盡而廟不祧可以觀德矣賈誼謂文帝曰使顧
成之廟稱為太宗高祖契宗湯太甲廟不毀與湯
為二不祧如周文武欽鄭康成曰殷六廟非常中宗
高宗廟亦不毀此禮由高而來長萬夫則部分廣
可以觀政矣后不自立非民何使民不自治非后
何事君民本相須也其至於乖睽渙散仁之賊義

之殘也民非后罔克晉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前既言之此又言之者人主不可以不常知此意也匹夫匹婦有不自盡亦何遽至於罔成厥功哉然失一人之心則天下之志趣乖魏武帝一接張松不滿而蜀之士大夫舉不能魏是故明君必恭儉禮下自廣狹人之累當深戒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太甲子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今楚丘縣漢己氏縣訓以伊尹行事沃丁亡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

作咸人四篇

伊陟伊尹子太戊中宗沃丁弟太庚之孫祥妖怪恠

孔子曰桑穀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史記

一墓大拱巫咸臣名周公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

陟臣苞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咸又四篇亡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孔氏曰原臣名二篇亡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囂史記作傲李顛云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曰或云河南教倉是按教倉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仲丁

亡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相今相州河亶甲亡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河亶甲子史記河亶甲時殷復衰祖乙立衰
復與巫賢任職又曰祖乙遷于邢耿今河中府龍

門縣圮毀也耿毀遷邢蓋兩遷索隱邢音耿恐非
盤庚五遷翼相耿邢殷祖乙兩遷為是邢今邢州

龍崗縣祖乙亡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史記自仲丁至陽甲廢適而更弟子弟子或爭相

代立此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
殷今河南偃縣師謂之亳殷從先王居猶晉絳楚

郟也咨嗟相怨不欲遷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
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畫割不能胥匡以生卜稽
首曰其如台

民不趨令適新邑之居籲和感憂人皆重遷若曰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勿恤可也然古人終不肯違

衆而獨舉以智力求濟率悅衆憂必使盡知其
為不可不遷而聽命焉夫直直寫已之情也或曰
夫誓要質之於鬼神也我王祖乙爰於宅居茲謂
邦也劉穀耿圮遷邦邦山國所謂適于_{適上}山也
耿為水所圮於是來宅于此今其事變患害已至
重吾民無盡殺為其不能相正以生也我於龜以
稽疑龜告如我謀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
邦

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此猶不敢常寧不常厥
邑至于今五邦矣况今吾命民不能胥匡以生而
豈敢懷安乎五遷必皆有故遷都大事宜皆有天
命然古人簡質不以遷為難故自契至湯八遷自
仲丁至祖乙四遷民皆聽命無異論至盤庚之遷
而怨心作安土之意已不能如古矣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若顛木之有由藥天其來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
之大業底綏四方
今不能承于古而遷焉人情縱肆法度委廢天且
斷絕其命汝猶罔知而况敢謂克從先王之烈譬

若顛木之有由彙庶幾其能興起乎今遷則天且
延長我命于茲新邑可以紹復先王大業底綏四
方也王國居中四方承之玄鳥曰邦畿千里維民
所止肇城彼四海自王國猶不能立法使民相正
而生四方豈有底綏之功先王之業墜矣已上總
論遷都大意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
伏小人之攸箴

盤庚之遷其大家實憚之小民未必盡不樂也盤
庚將教訓其民推原不適有居之故皆自在位者

始故以當日舊制所服行者先王法度大意則曰
無得隱伏小人箴規其上之言詩曰民雖靡盬或
誓或謀遷都之利衆人雖未能盡見亦豈無智識
之士知之者大家不樂墜過民情議論偏勝不可
據依故使一宣達之遷都事實為可求矣此史官
記盤庚行事大要魏相白宣帝去常書副封而霍
氏逆謀始得上聞是亦為正法度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
乃心無傲從康
古衆群臣也汝當以道黜汝傲慢之心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
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
膚予弗知乃所訟

先王圖任舊人共政修播告之辭未嘗隱匿其指
王必用大敬無過失之言故其民順令曠然大變
聒之多言之貌今汝聒聒起而信受邪險膚淺予
弗知其所辯訟果為何事此豈先王所以圖任共
政者哉言在位群臣不能繼承其先人同力王室
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世家梗政此
時已患之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于一人予若觀火予
亦拙謀作乃逸

非予自荒念舊之德惟汝含蓄恩德無所畏惕予
一人號令誅賞之所自出也譬若火作而弗救乃
坐觀之則自一爨至於炎炎無由息也是豈非予
拙謀作汝過失至此乎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舉綱而條不亂言事必有其序也農夫稼穡而有
秋言事無有幸而致也盤庚與商規模自遷都始
故以舉綱言之遷則可以紹復大業一勞永逸不

遷則委靡頹敗將不能為一日之安故以服田言之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迓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汝能自黜傲慢從康之心則能施實德于民至於婚姻朋友皆蒙被之今則不然乃敢大言皆世闕也故自謂有積德戎大昏強虛言惑眾大毒遠迓邪山罔田少使其人情農自安不強作勞不服田畝遂至於罔有黍稷此為不能胥匡以生事實盤

庚之遷其大端在此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吉善汝不協和善言于百姓而使咨怨不適有居惟汝自生毒大家總于貨寶小民罔有黍稷乃至於禍敗姦宄自災于其身恫痛民之惡汝既先之而猶自奉持其可哀痛之事刑罰將至雖悔何及乃奉其恫其凶也

相時愴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

書說三
之燎于原不可嚮迓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
靖非予有咎

相視愴小小民箴誨之言猶相顧忌恐其發有逸
不協義理矧予制汝短長之命而無所忌憚苟有
異同何不告朕及復議論而相動以浮言誑誤衆
人恐遂一沈溺之譬若燎原之火雖不可嚮迓而
猶可撲滅豈以群起之勢不復可柰何哉是將以
刑法施之矣若其至此則惟汝衆自作弗靖豈予
之咎盤庚欲舉法以治不從令者而卒不用也如
所云云夫豈不可以刑法然而不教而殺忿嫉于

頑堯舜三代之盛未嘗有此必訓告必教誨使理
悟而心服所謂以善養人者每如此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
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迓勞予不
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
灾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人求舊器求新各有其宜也予先王與乃祖乃父
相及逸勤予豈敢不念其子孫而動用非罰乎世
選勲勞而官爵之不敢掩爾善念舊之意如此也
爾祖與享於先王廟庭有善而作福有惡而作灾

照臨于上不可欺罔予亦安敢一切姑息動用非
德乎非罰非德皆謂施之而不當理也意欲出也
予告汝乎難若射之有志其七新而後民非履也
言易出而志審何能中乎也中夫王與心跡必入
汝無悔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老成之人智慮及之當有知遷都之為利者非必
舉一世之人為異同也孤幼不能自立隨其長上
為嚮背也如其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至於仰事俯
育不能無憾是為霄之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公卿大夫各有封邑而為之長當率其民勉出力
以聽命作猷言遷都有道於此作興之也
無有遠迎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自陷於死而罰施之故曰伐厥死

邦之滅惟爾眾邦之不滅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眾
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尔事齊乃位度乃口
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致吾之意而告之也王曰高俗靡利口惟
賢然則商人口之不度所從來久矣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
有衆

作動也將動而遷乃誥其民弗率之故大告之以
信其有衆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
荒失朕命

造至升進使前大司寇大詢朝位三公及州長百
姓北面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
于天時殷降大雷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

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
比于罰

先王無不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其君相與感憂鮮
以不浮于天時之故浮猶溢也天時溢出為災猶
洪範極備為凶也殷降大雷水圯都邑先王不敢
懷安其所興作視民利為當遷汝曷不念所聞古
后之行事其所以承汝惟喜樂安寧將與汝共之
非汝有過咎比于五流之罰而遷汝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予所為順和懷念此新邑豈非為汝故以大從吾

為民之志乎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
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試言試其事也灼然已見其可為而曰試者為衆
人之不能盡知也今人猶曰且試觀之遷則安定
厥邦不遷則莫可為也汝不憂朕心之所困如此
乃皆大不宣其心務自覆匿不能欽念以誠而動
我此豈所謂保后胥感者乎不順我而遷喜樂康
安不得共之必且自窮自苦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

稽自怒曷瘳

譬如乘舟而弗求濟必臭敗其所載物爾誠不相
屬猶豫二三豈但臭厥載而已中流汎汎必相與
沈溺矣不於此稽察而至於禍敗雖自怒何能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
生在上
汝不謀度長久以思汝不遷之災是大勸憂之道
必自底於困窮苟安朝夕有今罔後汝謂此何生
在上乎傲誕從康自作之咎生於下不生於上也
河亶甲以前事不可考祖乙之遷以水其灰已見

故其民樂從盤庚之遷以其民不能胥匡以生其
禍伏未能盡見大家又壅隔其間故其民憚從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一故不更起於穢必自臭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遷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
奉畜汝衆

人且悞汝偏倚汝身迂曲汝心終必有災不服常
業身偏倚矣不則德義心迂曲矣故予今將迎續

汝命于天子非威脅汝用奉承汝畜養汝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尔用懷尔然失
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雷朕民

神后高后皆湯予念湯勞來爾先人使作德故予

亦大能進爾於善用綏懷爾則既然矣我若不遷

政教不行陳腐于此則汝何能善湯必大積高降

罪疾於我而言曰何得霍毒我民

汝萬民乃不生豎予一人猷同心先後丕降與汝

罪疾曰曷不既朕幼孫有此故有與德自上其罰汝

汝罔能迪

生生克其類進善不已也易曰生之謂易盤庚
言我不能進爾於生湯且降罪疾於我汝萬民力

不能以類茂長於善既于一人偕之大道而同心
焉湯亦大降與汝罪疾曰何以不及我幼孫協比
而致有差爽之德自上降罰於汝汝無能迪吉矣
幼孫盤庚自謂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
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
乃死

先王勞來乃祖乃父故汝共作我畜民衣食温飽
長老慈幼是為畜民而汝不臧厥心乃有戕害之
事雖包藏不露而鬼神知之我先王綏安乃祖乃
父乃祖乃父懷我先王之德不平怒汝乃斷棄汝
雖死不救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
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位雖有高下而皆與人主共治政故曰亂政
同位治政有位在民上而不恤民具乃貝玉而已
汝又信其誑惑不順我遷故乃祖先父大告湯使
作大刑於朕孫開道湯大積高降弗祥前篇訓有
位無此語士君子當自識此理也此篇訓萬民故
及之或曰盤庚患其民不從令故假鬼神以懼之

是乎曰否古人必畏天必敬鬼神必省察禍福是故國家誥命必發於宗廟而盟誓必臨之以鬼神人心敬戒慄乎神祇祖考常在其上也後世人心放肆慢言恣行雖鬼神福善禍淫其道不改而人方顛迷豈能識察故雖隕越殄滅而猶不悞大抵古人鬼神之訓皆非假設之言也推此必耳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事不可緩故告之不易其憂為大故當永敬絕遠而不相親事何由濟各安其分而念於道必能降以相從中苟不設犯分違道必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遷徙之際固當明法禁而况嘗有異論動搖或恐奸邪乘間而作必當周防也吉善迪蹈顛越隕墜不迪不順理不恭怠傲今法惡逆不道不敬也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小者劓大者絕滅無遺育不使易種于新邑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
懋建大命

莫定定其邑居而正廟社朝市郊野之位其衆新
至勞來安定之告戒之使無戲怠勉立大命於新
邑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衆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遷事百姓容有不能尽知吾心者浮言胥動今悉
無罪汝汝亦無復共怒協比讒言於我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

朕邦今我民用蕩折離居罔有定極

先王祖乙祖乙圮于耿以屢遷靡定將使功多于
前人故適于山擇高而居用降損我凶德使災害
悉去降猶今言減火也自祖乙至陽甲六世矣夫
亦為有美績焉觀辭意則以囂相見因水而遷者
至耿則不因水盤庚之遷必有以也孟子曰仁政
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經界
正則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山居固遠水而險阻
狹隘其初民猶少久而生齒日繁地不能容於
是蕩折離居任地不以井邑丘甸而田法壞域民

不以此閭族黨而比法壞歛財不以郊甸縣都而賦法壞治兵不以伍兩卒旅而軍法壞是則山居而地不可井民不可比先王法制靡爛敗壞舉不可行所謂失于政陳于茲蓋不可一朝居也公卿大夫具乃貝玉而已其婚友不昏作勞不服田畝驕墮易貧其害猶如此而况於小民乎惟墊溺之憂屢遷之擾民得休息久而安之遂不復念其它所遷事一起而咨怨並作君民乖異莫能合也盤庚反復告教言語畧尽而其意卒不宣露至此始自謂敷心腹腎腸歷告朕志則豈不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者亦有所難言欤盤庚智足以謀勇足以斷仁足以行然亦不易矣盤庚又八世至武乙去亳徙河北即朝歌又三世至紂淫靡而亡其世家驕淫周公遷于洛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此商人風俗盛衰本末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遷奚能遽復湯之德哉不遷人情玩習法令垢弊棄本逐末浮偽淫奢誠不可為邑大抵都邑歲久繁庶勢必至此盤庚之遷不因災變徒以其民不

能胥匡以生而自謂罔知天之斷命其患有甚於水者衆人之智不及此復湯之德規模自遷始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求地于新邑

我所以與厚敬之臣恭承民命用長居此地于新

邑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灵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冲童退托言童人當異同之論始作夫豈敢廢之

弔至由用灵善其至者用善而已至言其為不可

加也吾謀之既善卜之又協其敢違之乎宏賁皆

大也審謀考卜用大此大業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伯長也諸侯一國之長師官師有教師之義徂征

官師相規長其官之長事之是否隱之於心則自

知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肖好貨敢恭生生鞠

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懋勉簡擇相助肩任鞠窮也勉擇參伍僚屬以助

之謂邦伯師長也必當念敬我衆好貨者非所任

果敢恭敬滋長於善哀矜窮乏之人而能謀人之

保居者序之於位尊敬之鴻鴈曰爰及矜人哀此

鰥寡又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
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有一心
今我既進告汝以朕志矣庶事方殷凡所施設不
能皆善其順於理則承之否則相與反復之無有
弗敬當黜遠貪饕養其能滋長於善自用有常而後
用敷民德永任一心勿替引之總于貨寶言專利
也貝玉貨寶之戒至此凡遷都異論實起於此山
數財貨出焉民不尽力於常產机巧趨利有勢力
者則常擅其權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師
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監韓獻子曰不可山澤林監
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貪夫近寶
之貪必有竊持其權者而利歸於下晉大夫所以
樂往商諸臣所以重去宜皆以此也盤庚遷于寬
平之地將制民常產正經界而均一之以興教化
使日遷善遠罪而保天命焉苟惟士大夫趨利之
俗猶在豈惟民無所觀法而壞法敗政必自茲始
故其丁寧切至如此堯舜禹皆居冀惟商居河南
豫州之境地最平廣井法行焉

說命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名武丁孔氏曰傳巖在虞虢之界通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工徒屬工官故刑書謂之司空書高宗直使百工營求之於野蓋亦得之於夢也水經沙澗水出虞山東南經傳岩有穴名有窟即說隱所俗名聖人澗寰宇記今在陝州陸縣東北說命上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亮信陰默謂之信默誠未嘗言也

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不罔攸稟令

明哲故作則天子君萬邦故百官承式群臣言王固明哲矣言則作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高宗舊學于甘盤明哲知道群臣知之居喪不言禮也既免喪而猶不言百官有司無所稟承得非賢者之過乎故群臣諫之王言使出為命內史掌書王命遂二之是也已行為令外史掌書外令是也王庸作書以告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

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自謂其德不可以正四方台恐德弗類雖一言不
敢出知樞机之不可不慎也恭默思道是之謂知
本恭默存之諸念皆息是為思道精誠昭格帝夢
形焉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岩之野惟肖
史記岩作險周官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
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是則孔氏所謂澗水壞
道築護之是也說無姓遂以傳岩姓之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

德

爰於：是而立為相置諸左右命之納誨輔德德
保之也古者冢宰猶是行有司之事相則師保也
仲虺為左相伊尹為右相周召相成王為左右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故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
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天下國家之事蓋未數之然也高宗可謂能自得
斯師矣故心沃心異心而同理藥弗瞑眩而疾弗瘳
忠言之難受也履以足不以目非目之視而足傷

君臣相須之體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

以康兆民

同官為僚暨及也使說表倡之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必若欽予是命其惟有終乎掘井九仞而不及泉

猶無終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時而終乎

夫是以有惟數學半之論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

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其木之從繩雖曲必正后之從諫雖狂作聖學問之

移人也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聖人分量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是為冢宰始臣之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

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王為元后公侯伯子男皆君也公爵最尊天子諸

候皆有大夫庶官有師有長皆舉綱之言

惟天聰明惟聖時慮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
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天聰明聖法天臣欽順其君而民聽焉出其言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惟口起
羞也甲冑所以衛身也人莫不自衛而後兵戎具
焉衣裳在笥必自貴重勿輕出輕出則人亦賤薄
之矣無瑕者可以戮人干戈之伐必自省也凡此
王當戒之信此能明則無不美者
惟治亂在廢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節罔及惡德惟
其賢

官無小大一官廢則一事不治逆害大体官私昵
爵惡德咈天遠理人心不服邪惡得志亂必及民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寡慮易也多慮憊也易多敗憊不及事不易不憊
其惟治乎動惟時中其會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善與人同舜所以為有君德也驕矜起於自私一
己之善猶無以容之况能以天下為度

惟事事乃其有備無患
及其閒暇盤樂怠傲刑政不脩患至而圖之何及

無啟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小人難養啟寵即納侮諛佞欺蔽皆侮道也蓋藏而不用其情焉為耻過耻過即作非之端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政事醇疵一一而治之則弊然矣端本澄原惟其所居何如耳禹曰安汝止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行仁義柰何欲効唐虞之治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簡與黷皆弗欽也說以家宰論事無非其所當言者其間不無有司之事而亦必本於君德說救數條列類皆高宗所闕刮磨洗濯乃猶有不能盡除者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是為干戈省躬之戒祖己曰典祀無豐于昵是為黷于祭祀之戒說皆有所預見其言不虛發也扁鵲視病方其在皮膚而易治腠理深矣疢藏何及此二事高宗中之稍深故其證狀終一發見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夫豈不行而無聞焉憤而已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知行難易何如曰皆難知謂透徹大知非小知也大知致知也知之至也智光融照動與理會茲豈易事哉雖生知亦必有用力量高宗罔聞于行厥終罔顯之語誠有疑慮未能全徹却是知有此事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足與目相為用此喻極的當非識得此理何緣能出此語故其求傳說之助切也大抵行與知本相須也孟子論智聖巧力只是知與行夷惠行得到而知未及故有中非爾力

之語余嘗謂求賜皆知之矣雖巧而力不能到百步之外箭至中道而墜巧果何施然則孟子論夷惠是知處欠傳說與高宗言是行處欠行所能至知或及之行處無力所知亦能退落故傳說教高宗力行以致高明光大之功其實真智全力即是精一之學皆非易事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周公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本受道於甘

盤也又曰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孔氏曰小乙
欲使高宗知民間之艱苦故使居民間此言遯于
荒野為合遯于荒野固為知民事亦當為從甘盤
而學也甘盤不仕來學往教之義古人嚴之入宅
于河王都在河北時自河徂亳從盤庚遷亳也歲
月非不久及其終無所顯明自言其學未竟也
尔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翹藥若作和美爾惟
監梅爾文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自其在心為志而訓之故謂之格心作如遯不作
人之作猶翹藥作酒醴監梅作和美也文修言不
一也隨事切磋之不使有微小遺失也邁行也說
以力行要高宗故高宗有克邁之言焉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春秋天子之事稱王人本此天子稱王人不敢斥
尊猶今稱陛下也王人求多聞實將措諸事業而
不於古訓則安能有所獲事不師古創意立新而
為之源流不接損益無章必無可繼之功高宗三
年不言恭默思道一意於其內學聚問辯誠闕焉
約而不博傳說恐其不足以建事故以多聞之求

古訓之獲為論學之首亦教其所不足也然而高
宗為有本矣子貢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其大
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仲尼馬不學子
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欤非也吾一以
貫之夫無所不學而一以貫之所以崇德而廣業
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
憲其永無愆

遜順也高宗求訓志之助故傳說有遜志之言高

宗求道誠感矣徒思不學久之必殆故傳說學于
古訓為第一語博其外也惟學遜志為第二語寬
其內也遜志優游不迫也務時敏拳服膺不失
也遜志務時敏即孟子勿志勿助長也張范陽曰
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有心得厥修乃來與道
相應自得之也允信允懷于茲信保不變無間斷
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而道積矣蠟等凌節
非積也敦教也教者學者至此各及其半而已記
曰教然後知不足遜志務時敏允懷于茲教者猶
有所指授自此而往豈有法可傳哉故困學者用

力至此亦常患不足故中道而廢高宗謂雖受學於甘盤而未竟故傳說以數學半為言蓋雖甘盤教亦止此而已然則一念始終典學之功在人自致焉耳典常也一念終始必常于學則厥德之修有不能自覺者純一正念更無它念此是多久學力道積矣而學不已於是乃入聖位始敏中懷終念皆其致力處也始來中積終罔覺皆為道之候也譬之植苗發穎粟皆有其候焉孟子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此之謂也來積罔覺皆有梯級熟而後進故謂之章如篇章之章如章程之章非可以涉而至也狂狷簡率雖有可觀而不純粹不精微久久其病皆出厥修罔覺其學成矣將舉措之事業而先王成憲無所鑒觀則未免有過失大匠誨人必以規矩雖聰明如堯舜其治天下必稽古成法師曠不以六律不能成五聲商婁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學到聖人地位方能如此後世學者喜作而不喜述輕妄反古非是為識見却是欠學問識見漂溢無規矩準繩故其病如此高宗識見高傳說預見其形

象故終始訓戒之始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匪說攸聞終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其
致意深矣罔覺之修成憲之監高宗之學有体有
用高宗自謂德不足以正四方乃至一言之不敢
發既相傳說數語本末兼舉隨闕而補之應病而
藥之致君之學可謂盛矣雖然夫子有言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則說之自
致者猶未知其所終也其教高宗奚敢不知困哉
盡其辭語所及而使高宗自致者終不可見教者
學者成半而已矣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古人相業必有次序孟子曰人不足與適政不足
與間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
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首
務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固宰相之職則又其次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
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
后為克殛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
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尔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
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尔克紹乃

辟於先王永綏民
此非一時之言史類次前後以成書高宗之學大成矣是以四海之內咸仰其德而高宗歸功於說以為教之力終教學半之言也不曰教而曰風風有感發之義大雅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朕肱非其人則不可而必聖臣乃足以居此選惟伊傳足以當之惟湯高宗為能知之湯格于皇天伊尹作之也學至於格天則至矣高宗以此要傳說則終始典學之訓實能不畔於其師又治也大畜不家食吉養賢也說已為高宗出紹辟綏民皆其所當

自任者而後說不為虛出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之言真可承堯舜禹湯之緒非其學之成奚能至是說對揚之以為可布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說命上篇得說置之師保之任求諫誨中篇為冢宰論事指適高宗闕失切磋之下篇論典學全功高宗遂入聖域

高宗彤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宗祖已臣名祭之明日又祭殷曰繹以高宗名篇史
追稱初名必異稱其廟名者以其不能失德也史
記祖已喜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初
甘盤中傳說末祖已皆聖師高宗自立之地誠高
矣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應天變其事不一格王正事其先者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
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天監視下民其義為有常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而降或不永天未嘗天之也民不作德
故中絕其命天人相與之際誠難知也而其可知
有常者如此耳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順德則永不順德則不永今民乃有不順德而又
不聽罪者然天必信其命不可欺也必正其德不可
枉也其人猶不知儆戒乃反曰其當如我何私其
一已取必於天故以福為可徼而禍為可移是為
不受命其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王之所司敬民而已民為天胤之嗣也天子天之元子也其民支庶也茲無非天嗣者使天子宗正之耳天之愛其子甚矣壽考安寧天實錫之人君誠能若天敬民皇建有極使五福均被則受祿于天而何用豐昵祀哉王者祭天地祭山川祭社稷宗廟無非為民者昵猶褻也不用常典則為褻傳說曰黷祖已曰昵黷昵一義孔氏曰近夫子曰立之禱久矣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秦漢秘祀之具豈為識君道哉豈足與言天命哉文帝除秘祝令祠官勿私幾於道矣其後忽以方

士之言置渭上長門五帝之祠怪變驟作與其平日所為絕不相似幸其覺聞賈誼鬼神之對始自以為不如誼而諸祠皆罷觀其遺詔則超然於生死之際矣漢秦以來人主不求神仙即具秘祀大抵畏死耳觀祖已非天天民之語高宗疑若亦為祈長年者夏帝孔甲方好鬼神事天降龍高二三代以前常有此等事周官致天神致地祇致人鬼物鬼秦漢寶鷄神光皆是然則雖雉不足恠也高宗固為能知鬼神之情狀者而獨未免以天壽二其心則害道此祖已所為作訓也理

性命一貫之學也說命三篇窮理盡性高宗之學精矣至此始能通於命而其道備是故學子無

止法

高宗之訓

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仲虺曰肇我邦于有夏若粟之有秕若苗之有莠

小大戰：罔不懼于非辜西伯戡黎序殷始咎周

夏商之事皆然是必不能容也乘勝也黎今潞州

黎城縣商畿內諸侯祖伊臣名祖已後受帝乙子

史記名辛天下謂紂孔氏曰紂受音相亂謚法殘

義損善曰紂武王稱商王受受紂果音亂則紂非

謚矣薛士龍曰西伯武王說苑膠鬲稱武王為西

伯紂使繼文王欵秦誓觀政乃乘黎也黎與紂同

惡武王聲其罪而伐之以諫紂此所謂觀政戡亦

勝矣按文王獻洛以西之地於地是則紂以前二

伯地域自洛分至文王獻洛西地始自陝分其後

命周人因之黎在陝東非西伯所統治武王越陝入

西商畿內有所誅討蓋以動紂也故祖伊恐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自谷合至文王禱谷西此誠自知合其辭訖絕格至孔氏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灵考之皆無敢知其吉者紂罪多矣一語蔽之曰淫戲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紂自絕于天故天棄之而猶不悛或酣縱或暴怒未嘗一食能自安也不復虞度天性喜怒哀樂不能知其所由生毀廢典常無蹈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

如台

摯古訓至大命不至謂亡紂大命胡不至也王亡其如我何史記湯誓夏罪其如台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皆作其柰何夏衆率怠弗協而後湯伐桀殷民罔弗欲喪而後武王伐紂此之謂時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及復參列即日喪亡指汝為功會當有誅戮於爾

書言三
國中者紂敗赴火武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
旗紂罪浮于桀故祖伊以為當誅紂不畏罪自反
而委命於天蓋至於此則不復可救矣故祖伊
以為即喪之候而武王誓師亦援此言之武王
乘黎祖伊諫紂是猶望其能改也而紂方無
忌憚如此於是殷之賢臣或去或默或死而殷
遂亡世謂祖伊之言直紂雖不改終不怒猶賢於
漢唐中主殊不知自古未嘗有殺諸諫臣者紂
實啓其端秦漢以後人稍習見之紂作備逆
道悖德武王行天討遂指以為罪紂忍於祖

伊而不忍於此不勝其狠至此乃發耳世遂以祖
伊不死為紂容德豈非過乎或曰乘黎而紂改
過則何如曰是武王之心也須假五年但自泰
誓未出師以前紂若改過事輒不同聖人行事
進退常有餘地也文武從來未嘗失臣節於紂聖
人格天事業使武王能感悟紂紂改過君臣之際
必當更有可觀姜里事亦可見方伊尹之放太甲事亦甚
感矣太甲思庸伊尹奉而還亳太甲方歸功於師
保雷風之變成王自以為弗及知由是委國一聽
於周公大抵聖人之所為不可以常人論也然

紂自乘黎後其惡愈甚秦誓之師既出安
可復在君位哉或曰祖伊言於暴君而其直如
此非保身之道曰非也滅亡將至直言猶恐不
入何暇婉乎幸其見聽耳不聽祖伊死何辭焉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告父師少師

錯亂微子紂兄名啓之母賤不得嗣微國名孔子
家語微或作魏讀從微父師箕子紂之諸父為太
師箕國名少師比干微子數諫不聽將去故告二
師紂錯天命而亡比干諫而死微子抱祭器歸周

存商祀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卒不臣周皆所以正
天命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
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順道而告之殷其弗或治正四方矣或之云者猶
幸其能反也底致也湯致其功業遂陳列于上我
紂也今紂乃用沈酗酗營敗其德于下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非度几有辜罪
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

殷人無小大皆好為草野竊盜內外姦宄貪縱成俗

不奪不厭其卿士大夫相師為非度舍匿過致
群聚鬪畧故遺失有罪不能常獲小民無所告愬
方起而自相為敵讐是則禮義廢刑政禁防舉
無可恃者必亡之證也秦漢隋唐其季世皆如此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涉大水無津涯沒而已殷遂喪於今至矣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
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又告之意轉切矣吾憂而狂不能自制家居耄亂
欲遜避荒野今爾無指意告戒我失道顛隳其何

如哉微子有去意而未決與二公謀之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
罔畏畏咈其考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
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讐斂召敵
讐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箕子亦順道而告之紂錯天命箕子微子之相告
語必順於道事變不同道常在也天慘毒下災殃
荒亂殷邦方起而酗酒不畏其所可畏咈戾諸老
長者舊有位之人殷民更甚無忌憚乃奪攘盜竊
祭天地犧牲粢盛有司失職既不禁禦鬼神亦容

其行食而無災咎豈不復顧賴之矣下觀殷民所用治之者皆讐其民而斂怨鞭笞刑戮而無不用招召敵讐無有懈怠上下之罪合而為一多所股削羸瘠無復有詔告其非者蓋至於此而其亡決矣色純曰犧体全曰牲牛豕曰牲器實曰用吉商今其有災穢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周為臣僕商今其有災我起而諫之必受其敗商若喪亡我當為臣僕而猶恐無其所此言紂必死也紂存則為師保紂亡則為臣僕貴賤之異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隤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詔告王子出亡以存商祀於王子義分為蹈道刻薄微子以母賤不得立則商之薄也孔氏曰箕子謂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其說恐有所傳為高王元子而賢宜存商者也僥留而與之俱亡則高祀必絕雖我亦顛隤矣各務安靖度義審分以自獻於先王行遯非吾之所得為也箕子師也師不當死亦不當去商亡欲為紂臣僕紂死不得行其義分也少師無一言自見自分以必死也周官師氏掌以媿詔王保氏掌諫王惡少

師蓋如周保氏以諫為職也自分以必死何也以
諫為職諫既不效君喪國亡而不死得乎紂雖不
殺之則亦奉紂以死耳無一語詔微子何也尚異
其言之見聽幸而不至於亡也惟國未亡而去違
難免身微子之事最為難處故與二公反復言之
存商契祀之配天又七八百年其獻於先王者如
此故夫子皆以為仁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書說四

周書

秦誓上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度孟津作秦誓
三篇

周自后稷封邠至于不窋失職奔于戎狄之間又
二世至公劉修后稷之業國於豳今邠州二水縣
又九世至亶父避狄遷岐國號周今鳳翔岐山縣
是為太王子季歷是為王季子昌是為文王都豐
今永興長安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游是也子發

是為武王都鎬今昆明池鎬是也序為十一年書
十三年史記作十一年與序同按書序伊訓秦誓
書年皆有義伊訓防疑秦誓闕疑書十二年當是
傳寫至夫子時已誤夫子以周史考實為一年承
書之誤不改而自於序正之蓋闕疑之類也一月
夏正月周為三月稱一月存夏正也一十一月戊午
蒙上十一年十一月也孔氏以為十三年正
月欲就書十三年而於文斷絕不屬須說乃通非
是自漢書皆以武王伐紂承文王之志故不改先
君數年通九年大統未集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為

十三年亦非武王繼志述事何待於不改數年而
告終易代史不記實自無此是當為武王即位之
十一年一月建寅之月孔氏曰孟春孟春建寅豈
隨王而改邪史記作十二月蓋以為未改商正也
亦非商書猶自稱十二月未嘗稱一月也戊午以
武成推次為孟春正月二十八日
秦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稱春則序一月為建寅之月矣此與春秋不同春
秋書王書正月則為時王正月加春於其上以為
正雖改而四時之序不可改此獨書春則當自建

寅之月始詩書書月皆不改夏正會孟津未濟誓
眾諸侯大會故名秦誓王五民以春分其土必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不同春
王者於諸侯為友詩亦曰邦人諸友冢大諸侯各

長其國故稱大君御事治事自公卿大夫下至庶
士非商書自解十二民本古辭一民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賈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

人與萬物俱生而人為靈聰明出類為君父母斯
民賈誠元首天子稱元后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雷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

于尔百姓
弗克敬天紂植惡之本天猶弗敬視民何有天為

民立君而殘害萬姓如此豈所以為民父母哉沉
湎嗜酒冒亂女色心志內蠹聰明日喪遂至於敢

行暴雷無所畏忌天討有罪而濫其族天命有德
而私其世天覆燠生育而朕削之以崇飾非度皆

為弗克敬天也崇土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
水曰池

焚炙忠良剝剔孕婦

紂滅天理至此極矣放殺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言也而又歷數其罪如此涼薄殆甚歟非也惡必若桀紂德必若湯武而後可行放殺之事歷數其賊仁害義為獨夫之實使天下後世共知之而亂臣賊子不敢以藉口而誣其君然君子猶曰紂之為惡不如是之甚夫會者數十萬一語不實其敢出諸口哉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史記紂作炮烙之刑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

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羸里獻洛西之地請除炮

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經自焚炙

忠良剝剔孕婦以上其事皆在文王專征伐之前

文王既賜弓矢斧鉞於是伐密伐崇大勳未集而

文王終紂使文王為西伯專征伐是則紂猶可輔

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

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

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豈惟無悛心而反甚焉孰能懲其侮哉殷民攘竊

犧牲牲用乃能責命于天皆乘黎之後觀祖伊箕
子之言則乘黎為觀政斷然矣雖商之賢人君子
皆以紂為當亡而猶須暇之五年則乘黎為武王
六年又五年會孟津為十一年先儒喪服三年還
師二年皆率合十一年十三年與須暇五年又史記
文王伐飢或作耆祖伊乃告紂皆非秦誓文王武王
事皆有次序詩文王無伐代疑

武王以君師自任而不能出斯民於塗炭使日遷
善遠罪則為越厥志矣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
三千惟一心

雖有其德必觀其義武王之行天討惟其義也故
易常以時蕙義而言臣億萬億萬心德義不足以
協之雖三人亦各行其志耳臣三千惟一心德尊
義正安得而二三哉雖然伯夷叔齊猶自以為求
仁而得仁夫是以知道之難盡

高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如繩貫物之貫紂之不善非一事而同歸于亂
如繩之貫物聖人之察天密矣天命在武王不能
順天而討之其罪與為惡者鈞是故此義為嚴
予小子夙夜祇惧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
尔有衆底天之罰

詩文王受命作周書武王受命文考一意周官太
祝大師造於廟宜于社類上帝伐商王事也故師
祭皆以王者之禮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無疑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
四海時哉弗可矣

觀民情嚮背可以占天意矣天且亡殷然而弼予
一人非心力之一莫能濟也聖人所以盡人事者
又如此一失此時四海又至何時而能清邪

秦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既濟次于河北待諸侯濟諸侯畢至王乃撫循其
師而誓之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西方諸侯從武王以西伯行師正大義東方諸侯

籩厥玄黃昭我周王蓋皆附于周矣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人性本相近吉凶之習愈熟而愈遠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雪
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力行無度惟日不足也老人面凍黎色則犁當作
冀朋家脅權以權力相迫脅此所謂御士師之非
度小民方與相為敵讐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
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下國諸侯之國幽王將亡何草不黃漸之石皆
下國刺詩其毒天下矣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害諫輔謂已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
王

浮過剝落也元良皆善也剝落喪亡不使復存者
易剝上九碩果不食剝至此極矣譬之於果幸猶
存此大者庶幾其食則事尚可為也剝喪無餘國
豈能復立哉此皆觀政後事觀剝胎剖心紂罪誠
過於桀殺一婦人非其法已為逆害况諫輔于此

必當誅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武
王為有天命矣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
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体故至誠如神夢
卜之協其禎祥之先見乎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平既皆平凡之人而又離心離德雖衆何救於
亡治亂曰亂夫子曰有婦人焉閔散顛括望旦與
餘二人失其傳或曰高伋周至也箕子膠鬲之屬

皆不能救仁人言其志在生民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以人占天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湯曰尔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武王亦云救之於
水火之中不足言也必能使之與仁與讓人人有
士君子之行則為君師之職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
惟湯有光

天命如是安得不往湯誓師於國中已作此語武

王濟河入商地益深始自以為必往則前此為未
必猶俟其改歟揚武侵疆取凶殘伐功乃張大湯
伐紂武王繼其事章明天命人心取予為無私故
於湯為有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々若崩厥角
勗勉臨事而惧好謀而成夫子以為行三軍之道
寧執不敢敵之心紂之威百姓懍々若崩摧其角
如其以無道毆之人猶為之赴敵其可忽之乎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時是厥明戊午明日諸侯之師濟河猶各為營壁

今始分隸六師王乃徧巡行陳而誓之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惟其類也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五常仁義禮智信不知德義之可尊而狎侮之夫

是以荒怠弗復居敬不循天理日濟其惡故自絕

于天穢德彰聞流毒天下故結怨于民

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

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紂多怒而喜殺党邪而疾正習與性成迷而不反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淫褻是圖而至尊之敬猶不恤誰能與易之禹曰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嚚是作罔晝夜頌
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紂罪亦不出傲慢
淫嚚朱之惡未及民堯知其為不肖禪舜朱遜以
殄厥世桀紂毒民已甚湯武正其罪而放殺之湯
武遂有天下而夏商之世亦絕皆天道也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尔其攷之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祝斷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
乃汝世讐

衆非元后何戴撫我則后也后非衆罔與守邦虐
我則讐也舜禹湯武之言同天下畔之是為獨夫
紂大惟作威以酷害其民凡其民之子孫皆得讐
之故謂之世讐伍員復讐義出此王師將臨其國都於是
正君臣之名義曰獨夫見其為當誅也孟子曰聞
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親
一隆而不變義有合則離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尔衆士殄殲乃
讐

取彼凶殘殄殲乃讐皆見其罪為不可赦
尔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
顯戮

迪蹈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辟君武王於是而
有天下三誓而後及賞罰行陳既立始以軍法臨
之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受免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論父子繼述之義蓋不獨文武之事為然故中

庸以武王對舜舜為大孝謂其能諧瞽叟也武王
為達孝謂其能繼文也而又有父為大夫子為士
父為士子為大夫之論天下萬世之公言也周誕
受多方皆文王明德致之若武王不能克紂事勢
一變議論轉移或且上累文王故誓師終篇反復
於文王無罪有罪然則其事誠重矣湯武之事後
世或移於君臣之際而不知父子之間更有所難
也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非聖人奚能尽其道

哉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戎車五我戎廣闊屏輕車彌兩正副合周官虎賁

氏虎^士氏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孟子武王

虎賁三千人史記同序之傳恐誤武王曰予有臣

三千中間當馳道者也牧野在衛州汲縣商近郊

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甲子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古者國郊置闕師

旅不入乃誓言遂戰矣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逝矣西土之人

伊耆氏軍旅授有爵者杖王以黃金飾斧為杖白

旄以號令逝遠言其至此遠矣上下同勞苦勞之

且厲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

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自諸侯至庸蜀諸蠻皆軍師長歷數而誓之軍法

責師也御治三卿治國事也泰誓六師此惟三卿

者周本三軍諸侯以師會于孟津至河朔始以王

者之制合為六師其師蓋攝欵亞次旅衆次於卿
之衆大夫二千五百人之師帥也師氏王舉則從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是
為王衛者五百人為旅之有帥本一黨五百人之
長州黨族閭比皆有聯千夫長蓋聯二黨而置一
長百夫長卒長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蠻夷屬周
庸今房州竹山縣古庸國蜀今利州春秋戰國時
為屬侯國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春秋允姓
瓜州之戎入居中國秦漢間氏羌錯居四方今疊
宕松諸州皆羌地周初未必然也濮多種左氏稱
百濮嘗與麋庸叛楚麋在今荆門軍當陽縣濮當
在今江陵界此庸蜀羌濮之見于書傳可攷者髳
微盧彭則難考矣或曰唐姚州有微水蠻戎州羈
縻有微髳二州今瀘州古巴子國又今雅州有盧
山縣彭今眉州彭山縣有彭祖冢凡此名稱雖同
未必是惟瀘以瀘水得名春秋巴甯與秦楚滅庸
亦大國或恐本盧改色不可必也

稱尔戈比尔干立尔予予其誓

警肅之使聽誓稱舉戈戟比合干看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

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紂之酗害蓋出妲己遂至於亡通國之人怒之故

牧野誓師指以為罪首順人心也史記武王斬紂

太公斬妲己

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

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鄉

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况于商邑

紂淫酗而昏弃其祭祀弗躬弗親雖陳設而鬼神

弗答弃其宗室遺老王父之母弟不以恩礼接之

使不能蹈其常王父母弟屬尊且親似指箕子而

惟多罪逋逃崇長任使為大夫卿士使為暴虐姦

宄此皆箕子微子之所以或去或囚而比干之所

以死也豈有一語詆誣之哉牧野誓師語簡而旨

嚴妲己當誅逋逃害義暴民甚者惡來飛廉之屬

故特見之記曰仁者人也親之為大義者宜也尊

賢為大紂罪起於淫昏始不敬終不仁不義多罪

逋逃為大夫卿士立政所謂義民桀德弗作往任

是為暴德者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

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

止齊焉

愆過伐擊刺進不過七步殺敵不過七伐必止而齊一之嚴重而堅整務為不可勝擊刺自四積至七見其為不得已也

勗哉夫子尚桓、如虎如貔如熊于商郊

桓桓威也

弗迓克奔以後西土

能舍紂來奔弗迎殺之使聽後于我西土

勗哉夫子爾所謂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夏商誓師皆擊戮之罪蓋古法也此無之文王罪

人不孥遂為周家法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殷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往伐而反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此出師大節其

間政事首尾皆識之尚書右史記言此兼識政事

書名武成武事成也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

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漢律曆志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旁近也近死魄月

二日也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古史官紀事必

書朔望死魄生明占步最準翼明也武王以一月三日行自周往伐商至四月三日還歸在豐凡九十日後不踰時凡稱周皆鎬也武成首記伐商往逐日月序所謂往伐也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天下固猶有未服者乃偃武修文歸馬放牛以示之此與舜舞干羽意同歸馬放牛就牧也華山桃林皆在華陰縣華州禹貢屬雍兼有豫地周職方豫州其鎮曰華山是也周為畿內之地鄭桓公友

封邑一名咸林春秋為秦晉地華記云山分秦晉之境鄙晉之西則曰陰晉遼秦之東則曰寧秦桃林即潼關左傳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歸馬於華山之南放牛於其北史記載武王之言曰粵瞻維伊母遠天室營周居于維邑縱馬放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弗復用然則作洛武王意也故序特表歸獸對往伐秦教倉在榮陽漢武庫在洛陽實連雍洛據天下全勢皆為識此意者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邊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自此以下皆識政事祀廟始用天子禮樂稱周廟
 新視聽也六服侯甸男采衛要奉侯甸衛詳近而
 錄遠也要則略矣駿疾奔走執邁助祭燔柴祭天
 望祭山川祀廟齋三日乃祭天先廟後天將祭天
 配稷故祭廟尊祖而後配焉其序當如此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魄生明死既生魄望後一日

王若曰嗚呼群后

自先王建邦啓土以下至一戎衣天下大定專言
 周之所以具于是后稷大王王季文王皆稱王商

契玄王蓋追王也周既王稷又自大王而下於是

以王言告諸侯非天子不制禮不作樂也歎見孝

思必告群后天下之公議也議定明日乃祀廟

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

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

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

集

先王后稷建邦啓土於邠為周始祖公劉修后稷

之業篤厚也詩稱為公劉大王避狄從之者如歸

市王迹基於此王季在商武乙太丁帝乙之世有

攘戎之功商王錫圭瓚文王為西伯克成累世之
 勲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王事也故為受命之
 始大雅為文王受命之詩大明為武王復受天命
 之詩緜緜為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之詩此追王本
 指大邦畏其力不敢暴小邦懷其德有所恃詩曰
 爰整其旅以遏徂莒自專征九年而大統未集武
 王承志伐商而天下歸之昔湯有天下而尊契是
 為建國始祖則周尊后稷無可疑者推原王業所
 自來追王斷自大王以下公劉非無功德而非王
 迹所由興故亦同之於群公此皆為天下公議武
 王周公之所以為達孝者也文王九年大統未集
 先儒皆指為稱王之實紂在而稱王斷無此事若
 文王已稱王何以為追王九年自專征伐之後九
 年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
 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
 王受無道暴殘天物害雷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
 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華夏蚩
 貊罔不率俾恭天承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

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告于皇天后土即出師類帝宜社也過名山大川
用事祈福此其祝辭也武王自謂有道指紂為無
道曲礼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天生萬物
紂暴絕之民罔非天胤紂害雷之為天下逋逃主
如魚鳥萃于淵藪仁人十乱聖智仁賢義理之會
應天順人四海歸之綏安玄黃幣昭明我周王之
行大罰此豈人力哉天休震動用是皆附周大邑
猶京師衆大之稱也篚厥玄黃昭我周王非類帝
時語蓋入高境乃有此事隨所過山川祝辭始著

此語至是類聚詔告諸侯以見伐商為恭天承命
告於天地鬼神而無愧也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高郊俟天休命甲子昧
爽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大明曰會朝清明伶州鳩曰王以癸亥夜陳未畢
而雨故孔氏曰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要之戰
勝不勝雖人事必有天意焉紂師前徒倒戈攻于
後以北則為佑周之休命也商亡周興在此一戰
聖人豈敢自謂人力能致此哉史語牧野諸侯兵

會者車四千乘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諸侯皆畔矣豈待交兵欵卒乃前攻其後以北是則無一人不畔豈非獨夫欵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蓋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至殺人血流漂杵孟子以仁義說齊梁之君抑揚其辭如此七十萬之衆前攻其後奔逐崩潰安得無蹂踐殺傷故史不沒其實以見征伐之不如禪讓聖人之所深慨也一服戎衣而滅紂天下遂定

乃反商政由舊

反紂暴虐荒亂之政盡用湯太甲祖乙盤庚高宗

舊政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囚奴徒隸商容紂所廢賢者閭里門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散財發粟以代天下之貢賦鹿臺在朝歌城中新

序曰大三里高千尺鉅橋在洛州曲周縣紂之亡

豈為無貯積邪賢者民望財粟民命故反商政以

禮賢為首而賑發次之

列爵為五分土為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爵公侯伯子男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紂昵比罪人崇長逋逃列爵分土建官位事豈
復遵用典章哉於此悉反之於先王之舊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五教五典食養生喪送死祭追遠皆人紀也
惇信明義崇德報功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封神農之後於焦皇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
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崇德也封功臣師
尚父為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
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

蔡餘各以次受封報功也

垂拱而天下治

夫是以謂之武成周人八百年規模盡在此

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庚紂子一名祿父立為殷後湯既勝夏遂黜夏
命封夏之後武王勝殷即以殷國立紂子武庚不
改其國事稍與湯異至武庚叛周始黜殷命封微
子於宋悉如夏事序稱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則
箕子無所歸矣歸周非箕子意故又用春秋例稱

以歸箕子本欲為紂臣僕紂誅不得行其志武王
尊禮之強以歸周行武王之意也箕子終不臣周
受地於朝鮮而君之行箕子之意也箕子傳洛書
武王有天命故箕子以其學傳武王而作洪範道
之大公非一人之私也九疇之錫彞倫之序箕子
不敢廢斯道也洛書於是始有章句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不稱年而稱祀箕子之志也不改丑正歲年序事
自用商家舊制武王不敢違其志也箕子居周已
二年熟觀武王以為可以傳道而後武王敢問焉

史記克商後二年問箕子天道十一年克商後二
年為十三年史記又曰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
忍言贊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
知其彞倫攸叙

乃有繼之辭非倉卒而問也陰默隲定相助天地
之性人為貴天默定之也相助之使協其居人君
之職也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曠安宅而弗居
舍正路而弗由難矣彞常倫類武王自謂不知其
所由叙將無以協民之居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

獸豈天惠民之意哉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斁

堙塞汨亂鯀謂土能勝水故塞之水失其性而火木金土之用俱廢故謂之汨陳畀予洪大範法疇類斁壞鯀塞洪水逆天害理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由是而壞九疇始五行五行汨則無以叙彞倫然則洪範本五行由五事而下皆其流行也鯀治水而懷襄愈甚此為震怒之實

鯀則殛死禹乃嗣其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叙

禹疏九河陂九澤皆行其所無事萬物各得其性而彞倫叙鯀殛死禹嗣鯀國改封夏故禹有天下祀鯀配天廢其之際皆有天命焉古說神龜負書或疑其迂恠難信非也伏羲畫八卦伏羲之前非無易也禹叙九疇禹之前非無書也本有此理聖人發其妙耳龜馬則其開先也易繫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伏羲乃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理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是則不獨觀法於圖也漢儒謂六十五字列

於龜背為洛書本文則誠誕矣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天数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本乎天者皆陽也本乎地者皆陰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父坤母陰陽交感萬物化生是故洛書始五行五行式序而不亂自五事至福極各致其用焉人稟五行之秀視聽言貌思即聖賢事業而主教尽心知

性之學也八政自農始農飲食也而無政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協合也堯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必合而後折因夷隩無所差忒焉皇極其次曰五

居中布數所以統類九疇也是故皇極建則九疇

叙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傳此道也乂治也剛柔

勢敵而爭德合而平必合自勝其偏同歸于正直

則治安之道也雖然剛柔固有不易之正體也一

紊其體陵僭生焉治何由立稽攷也天下未嘗無

可疑之事也稽疑所以通之鬼神之情也人謀鬼

謀此理不易惟明則不惑庶徵和同天人之際也

小心翼々昭事上帝聖人豈嘗一念不在是哉操
運動之机現災祥之變念々相續以身為驗其佑
神者之所為乎福極歸之于天也福為可嚮極為
可畏是為天命之不可易者歸之于天聖人所以
罕言命也此九疇之叙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
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
作醜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其
生數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五行之一其性

者也水位於北以陽盛陰故潤下火位於南以陰
盛陽故炎上木位於東金位於西皆陰陽半故木
有曲有直而金從革水生木故柔而能剛火勝金
故剛而能柔稼穡土功之著者也曰畫辭也爰於
也土無不生稼穡不可以盡土之性故不以盡辭
焉其曰於者謂於此而施稼穡之功也致用曰作
第豐草種之黃茂草亦生於土妨穀則芟除之五
行致用有人力焉有色有聲有臭有味獨出味々
物成致養也物之生也皆有五行之性隨其稟之
偏者而勝焉是故合變化分剛柔而萬物之情可

見矣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明謀睿作聖

貌無不恭言無不從視無不明聽無不聰思無不睿本有之性也不恭貌之情不從言之惑不明視之蔽不聰聽之惑不睿思之塞逐物而失之者也孟子之道性善原其本然者耳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材之罪也是故五事以敬致用敬無作止無將迎無取舍無回互無依倚体其自然而復其初故

曰敬盡心知性之學也能盡其性則能致其用矣望之儼然恭作肅也言而民莫不從從作乂也旁燭無疆明作哲也百姓效能聰作謀也大而化之睿作聖也惟聖人為能踐形眾人則累於形者也君子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動學為聖人而已矣五事之次與孟子四端同人之道仁義而已禽獸有形而無貌有聲而不能言本無是也稟其偏者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以養生貨以懋遷祀以崇本工以利用教以正
德刑以詰姦實以交際師以禦患八者政之所自
行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故食貨居先生
民曰漸之寥寥烝之浮浮后稷肇祀庶^無罪悔后稷
樹藝五谷遂以肇祀以祀起敬則民不苟也故
祀次之器利用足故司空次之食足用利而教具
焉故司徒次之刑以弼教故司寇次之所以相交
際者不可廢故賓次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廢故
師又次之賓者非獨施于來諸侯通四夷而已也
殺越人于貨啓不畏死不待教而誅之食貨祀賓

師稱其事通乎下也司空司徒司寇稱其官制于
上也正法度敷教制刑必自其上出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星十二歲一周天所以紀歲月一日行天十三
度而羸二十九日過半而已周天與日會所以紀
月自夜半至明日夜半日一出沒行天一度所以
紀日星二十八宿辰其次也日百刻工十八宿晝
夜迭見而天行周又二次故曰十二辰亦曰十二
時所以紀星辰積辰而為日積日而為月積月而
為歲推曆命數以彰往知來六位時成變化之道

備矣故歲月日時皆協於此而分齊焉齊乎夫是
 為天道堯舜禹之授受皆曰曆數在躬紂弗克若
 天天命已改授而猶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猶足
 與言天道哉易之革為治曆明時之象而其彖曰
 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

五皇極

皇太極中不曰大而曰皇何也皇君德也皇極稱
 皇稱王為其有是大德也不曰中而曰極何也極
 之為言至也盡也中則至矣是眾理趨焉故
 先儒譬之屋極言眾木之所轉也譬之星極言眾

象之所拱也是故皇以君稱極以理稱盛德之形

容也其實即大中也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皆自為

對而五無為對無對故体大一九二八三七四六分

據八方而五居中居中故理合夫率天下於仁義

中正小則無以受之易火在天上大明廣照為大

有之象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皇極遏惡揚

善也五福天之休命六極其威命也錫福而戢戢

戢極所以順天休命也天豈欲人之為惡哉舜之

善與人同伊尹之以斯道堯斯民有是大者也匹

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則不足以為是大矣

皇極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于汝極錫汝保極

何以為有極有生於無無不可名象及其有則天
地萬物之理無不彰焉必能大建此有極使斯民
嚮福而畏極而後人之道立矣五福民本有之也
皇建其有極而民作德是故安仁而壽明義而富
恬養而康寧秉彝而好德明哲保身而考終命是
為歛而敷錫之其實則皆其有本也一協於極而
五福皆備故謂之歛保之言守也民莫不汝極矣
而仁不能守之則有時而遯必又以汝之保極者

錫之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
之而不庸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夫如是而後可
以保汝武王也使武王任其事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
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
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
其惟皇之極

詩曰宜民宜人萬民人有位君子也庶民無有
淫邪之朋有位士君子無有比周之德則惟上之
人大作中而後有此人為惡有朋有比則根據

盤固煽醜淪胥治之為難苟無容德忿疾求脩皆非惟皇作極也觀殷頑民非武王周公大德豈能善法之哉武王為有所受矣猷道有猷賢也有為能也有守有節行也有猷有為有守協於極者也汝固當念之禹曰惟帝念功其有不協於極而亦不罹於可絕之惡則大受之孔子思中行而不可得則又思其次者狂狷之士不可以入聖人之道則狹矣而汝也康安也汝安汝顏色而語之曰予所好者德也使其心悅意慕是為汝錫之福而是人斯亦其惟大中之趨色之康心之平也忿疾一作則大聲以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矣有猷有為有守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則受而教之兼容平施是與天地同量是為皇建有極矣

無虐斃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斃獨無告常心為易失也先王發施必先之者不敢虐之也高明有位祿者也苟弗能使羞其行與有好于而家而爵位之是畏之也無虐斃獨而畏高明一視同仁欲其俱協于中而已羞進也羞行

進德也雖有能有為而不能使進德則辨知捷給射御足力而不仁多財好勇而不義皆足為亂而邦何能昌正人長官也康告惟厥正人正長以德選參佐以材選穀祿有家既富而又方賦祿不絕乃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朋淫傲虐之作是人必自陷于罪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彼豈能感思知義亂臣賊子皆發于驕奢淫佚其作也汝必罹其咎矣商世家之患已作盤庚具乃貝玉先惡於民紂草竊姦宄脅叔相滅皆世家也故箕子作汝用咎之戒為武王言之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謬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皇極仁義中正也五中一九三七二八四六皆偏一九南北對正雖偏而不黨三七東西對正視一九益偏而隨有黨二八以中德救一九之偏使不失正四六以中德救三七之偏使復歸於正由是一九三七二八四六皆協於中而後為仁之至義之盡水生木生者仁也生可使窮乎艮八居一三之間艮止也一生三而八止之乃反克焉火克金

克者義也克可使窮乎坤二居九七之間坤順也
 九克七而二順之而遂生焉皆救其偏也皇極居
 中居中而不運化何所用之二八以中德分居東
 北西南一以節性一以率德而後一九雖偏而能
 不失正陂不正也此章偏陂好惡為一九也生好
 也而八制節之使無作好克惡也而二利道之使
 無作惡好惡正党不立義因事立義道合大体
 路取共由道有順有逆故自三至一皆生也惟八
 居一三之間反而為克生順克者逆無逆則順不
 獨立此道体也然天地之大德生而已人之所共

由也王天德也皇極必有主故稱王焉三四為木

仁之勝也八卦震雷巽風木氣動而為雷散而七

六為金義之勝也八卦兌澤乾天澤金所生其清

為金而乾為木金二位相從是為勝之則偏之則

党由偏致党故多忒猶易救也既党復偏其事皆

變則愈難救矣是故無偏無党王道蕩蕩廣

大也無党無偏王道平之平之坦夷也不坦夷而巖

險是以為偏無偏則坦夷矣四居巳四月乾成卦

純陽六居亥十月坤成卦純陰純陰純陽其偏甚

矣皆為反側之勢四輕六重乾本居位而坤成卦

乾剛坤柔勢鈞體敵將變而爭故其事為重皇極
 居中居中而不能通變則奚所用之四六以中
 德而分居東南西北一以立道虛數天道一以定位尊天
 地塞偏党之源曰反側之勢而後三七皆復歸于
 正此章偏党反側為三七也然則一九以二分中
 德而不失正三七以四分中德而能復歸於正其
 患本生於偏成於党至若党而復歸偏則其事轉
 乖二八救之於未党四六救之於既党而又偏事
 之難易從可知矣故曰皇極仁義中正也又曰皇
 以君言極以理言即大中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謂立義体道由路夫履平守正皆本有之極合而

歸之比德三淫朋七獨水高明火之戒木至此金其義始盡正九位

三七也乾承成巽承辰坤承未艮承丑王寄位五其正
四六二八皆土也皆中德也坤文言曰君子黃中
 通理正位居体義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美之至也四統於六天道也故辰戌為陽土天統
 於八地也故未為陰土地統形地十成土神地
 艮山皆道也故未為陰土地統形地十成土神地
 以形見

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
 敷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

曰斷文表見之也敷布也布列其言而道彰焉彛
 常也天人之理一也智愚之性均也于帝其訓言

天之所以訓亦若斯而已也以近天子之光言無
問微賤踈遠皆在天子光明之中也此專論庶民
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此皇極之大指也故又表見之赤子匍匐將入井
非赤子之罪也故夫皇極不建斯民不能有其常
性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王天下之所往也以善養
人者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
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

弗友剛克爰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
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
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
民用僭忒

正直中行也平、易康安和平易安和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
履小人所視疆至于不可友是為柔、過為當克
沉潛剛之克也高明柔之克也剛能沉潛柔能高
明而皆協於正直繫辭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

剛柔質也仁義性也本同出也皆不能不偏之則
 當克臯陶九德孔子六言六蔽皆克者也克則為
 善不克而過遂能為惡此天地萬物之理也坎正
 北一陽水也是為生物之始至巽四月六陽乾成
 卦而乾不居惡其亢也乾退居西北居坎之後以
 聽坎躬之所為是謂乾知大始坎一生數乾大成
無所為也離正南一陰火也是謂成物之始九木金數
 至乾十月六陰坤成卦而坤不居不敢與乾並也
 坤退居離中兌女之間乾在坎後為退坤而在離
至坤也以宿火衛金而後物終成焉是謂坤作成
進行

物作言合金火之氣以造作之也是故乾居西北
 坤居西南乾坤正位然坤自西南扶其類順行火金
皆陰為得朋進至亥六陰得勢而乾位在焉於是
 陰疑於陽陰陽相薄而戰是為反側之勢乾舍其
 類而居西北苟自以為天下之至健首出庶物不
 可得而匹也無乃猶為亢乎神挾其類進而至於
 亥與乾遇苟自以為天下之至順勢足以得衆而
 物莫不吾從也無乃遂為朋乎故經皆以友立義
 以戒乾之獨立而坤之有衆也乾雖彊弗可友而
 能克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雖和而友而能克地

卑而上行也上行承天也上行而不承則為反側
 乾下濟坤上行同歸于正直則為合德此三德論
 乾坤剛柔之當克者此也雖然剛柔固有正體也
 君法天而德剛其位尊臣法地而德柔其位卑乾
 剛坤柔德之正也貴賤有常正之體也臣之作福
 作威不法乎坤之順也臣之玉食不法乎坤之卑
 也君尊而不可匹敵故獨出臣卑而有衆故率以
 從上此剛柔正體截然而不可亂者也亂之必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士大夫用此隨勢而趨為側頗
 僻萬民亦用此不知尊無二上之義而僭愆差忒

平康正直之德淪胥敗壞而害治矣故九疇之序

曰又用三德又之言治也皇極三德皆論卿大夫

之變其大意實相闕皇極主于君 三德主于臣三代世家至商

風俗已壞驕淫矜夸弗克若德故盤庚曰予迓續

乃命于天多士曰予惟降尔四國民命如其所為

皆當誅滅盤庚周公實正救之至春秋大夫卒擅

諸侯之國作福作威玉食害家凶國悉如箕子所

言陵夷至於戰國遂與中國相繼滅亡世變極于

此矣是皆有天道焉箕子為能識其變武王周公

為能通其變自洛書之道不傳變遂不可止夫子

禮樂征之脫人之論徒見於空言而已九疇皆

序五行三德獨論剛柔之變何邪曰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乾坤各有正位而合德於六故聖人於是

極論剛柔之變以見兩儀体用四象八卦由是生

焉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其是之謂乎說卦

曰乾以君之群陰無陽將誰宗主之哉又曰坤以

藏之有衆而不退藏其果何為哉宿火衛自古天

下治亂之源不出乎此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于筮曰兩曰霽曰蒙曰

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愆忒立時人作

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

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

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

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擇其人而建立之乃命使卜筮不擇則妄或難信

也潤澤曰兩清明曰霽冥晦曰蒙風疎散曰驛寒

燠錯襲曰克皆龜兆變其名耳其實五行也內卦

曰貞外卦曰悔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亦五行也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尽故占用其二卦重愆衍則忒衍愆猶差也忒差也卜五占二之外則羨而差矣卜法至漢不傳恠誕雜出衍愆忒也立時人作卜筮吉凶皆決于其言必三人者太卜三兆玉兆瓦兆原兆三易連山歸藏周易故金滕三龜士喪禮占者三人不能皆同從二人之言從其多者也人心為難及也異同畢至而听命于鬼神所以一人心也是故疑忘而志悅大同順之至也豈惟其身之康疆其子孫亦逢吉矣君

臣民謀有從者而後有以龜筮定之本人人心也人謀不立而茫昧微福是為瀆則不告卜筮所以通鬼神也鬼神從之吾為吉鬼神違之吾必其為凶誠敬之盡也是故從多之吉有三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卿士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害其為吉又至於龜從筮逆則可以作內而不可以作外又至於龜筮共違雖君臣民無逆者亦不可以有作矣雖然吉典凶對猶有用靜之吉焉稽疑其數七位於兌與震對何也木柔金剛柔仁主養剛義主決天下不

容有疑事也蓄疑則敗事矣博施濟衆夫豈非所欲哉疑何能行是故剛所以輔柔也義所以濟仁也雖然義豈徒剛也哉二者未嘗不相須也古者禮讓征伐遷都立君無不卜者繫辭曰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

八庚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雨以潤之暘以燥之燠以長之寒以凝之風以動

之木東方主生雨澤潤生物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故雨為木之氣金西方金乾物成故暘為金之氣火南方燠火之氣水北方寒水之氣水生木仁取其生故一水三木火勝金義取其勝九火七金水木本數火金互數陰陽逆順之變也風行八方應十二月故風為土之氣八卦巽為風巽東南木而行主于養也土位中央故曰仁義中正曰時也若也言五者來備各以叙至則雨潤暘乾燠長寒凝風動物皆賴之庶草百谷草木也堯典鳥獸物動洪範庶草植物雨暘燠寒風於百谷草木

其候最為可見五備為時若一備則恒若也一備則必一無皆凶也謂之極凶之穷也劉向五行傳以火配言以土配視以金配德以水配思非也晉天文志是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五事盡性也而兩暘燠寒風順之一氣流通也五事由一机發也庶徵由一念攝也現休咎之來而察感召之因則固為念之要必知休咎未見一念差忒五事惑亂而氣遂為之變矣是故聖敬日濟

昭格遲之上帝是祇一念之攝聖人何敢斯須忘之哉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九疇五事盡已也皇極盡人也庶徵盡贊化也一貫之理也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狂妄易也僭差也豫遲緩也遲緩不謹則視猶不視也急迫感也無謀者多迫感詩曰折柳樊圃狂

夫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其何謀之有蒙昏塞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曰斷章更有義也庶徵之念聖人之所以盡已者固如是至參稽考驗則又當有義也省察也歲會月要日計王所當察者一歲之大會也徵之休咎歲功之成不成王察其會而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皆有司之職非王之所當與也夫是以上下有

体小大有序是為法天行百谷用成平秩有政也庶草蕃庶包百谷其中此獨出百谷歲功莫重焉百谷成則庶草皆舉矣乂用明庶績咸熙也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明有功也夫是為考績之法俊民隨小大登顯之卿大夫有家者各保其祿位和平而安康也反是則異致矣歲月日時無易以大統小為序也日月歲時既易上下相陵為無次也家用平康家用不寧此用著訓戒焉君不治大体而侵下親小事典臣不代有終而冒上居成功皆為失道

庶民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中星昏旦迭見為十二時王歲卿月師尹日民則時也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听治於其上者也然而風雨性情寒暑常度因積時而見故別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也其貞好也日行南陸而日短至是為大冬行北陸而日長至是為大夏南陸井鬼北陸斗牛皆常度也日一歲行天三百六十度月一歲十二典日會而合朔日星之紀月實持其要也月一周天歷二十八宿從箕則風

從畢則雨星有好惡月中其情也然則王總歲功卿居月要而其積微至著則皆自夫民焉民情在所當順而常度不可不立是故風雨寒燠之為休咎茲又其所當稽參者也或曰自王省惟歲已下當屬五紀脫簡在此乎曰非也五紀會歲月日星以起曆數而立天道庶徵序歲月日時以成歲功而驗休祥事辭雖相涉而其用不同又九疇一二三四數紀事六七八九成數備述治乱吉凶休咎禍福之變以見人之有能有不能是皆洛書微旨也四六二八皆土也四統於六皆天道也八統於

二皆地道也坤順艮止皆土正性是故地勢為坤
博厚平夷之象故萬物於是致養焉九疇二為五
事使人得致其尽性之力也連山為艮高峻巍阻
之象故萬物於此成終焉九疇八為庶徵以驗人
之所當自尽者能尽致其力與不能能則為肅又
哲謀睿而為休徵不能則為狂僭豫急蒙而為咎
徵原始要終古人格天之學也其要則皇極以五
居中而虛十十布在四方一九三七水火金木之
定位四六二八土德分布而有轉移變化之功焉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
曰惡六曰弱

壽仁物之生也富義物之成也康寧礼物相見也
攸好德智物堅貞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昭明者
也考終命信始終不變也魯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吾知免夫洪範本五行天地變化之物生死皆不
能出此雖卜筮鬼神之所以告人者亦以此也凶
畏壓溺皆是凶對考終命短折對壽疾憂合對康
寧惡弱合對攸好德五福考終命居後六極凶短
折最居先何也信存於仁義礼智之終仁義礼智

亡而為極信何所托哉祖伊曰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故凶典短折為一類皆天命不佑者也天命甚者凶其次短折有疾必有憂蓋亦有不疾而其性自多憂者大抵憂則拂鬱其心不快是亦疾也惡狠暴弱孱劣剛過而惡柔過而弱質亦有可移而不移故為極六極本四耳存仁義禮智之反而去信之亡以合於其類詩曰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無信豈復足與言命哉疾憂貧亂其序一亂則皆亂罔之生也其猶有序乎五行傳以攸好德配魏康寧配言壽配視福配聽皆非獨考終命配思為是

然思不配土而配水猶非也六極猶乖錯五事而六極於是別出皇之不極咎加眚罰加怛陰而以弱配之是為不輕其失易攻也福極天所命也而有人事焉是故因其所嚮而使趨之因其所畏而使避之人事修而天道順矣然不可必也曰天牛疾憲貧非人之所能知也聖人惟能使人知所嚮知所避而已矣故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知命者不立于岩墻之下又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六極何以名極之物之窮也皇極理義之盡六極凶之極也故

六極亦名之曰極福之位於九何也天人之理
於是也五行視明作哲配禮思睿作聖配信周
公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其序與五行同動容周旋
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是故推聖於南而中和居中
中和禮樂也明聖互相用也孟子智聖始終條理
其意同始智而終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聖人
何能至此是故一九之疇之始終也金火互數七
成金火本相求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孔氏宗廟彝器酒尊書亡

旅熬

西旅獻熬大保作旅熬

旅陳也傳曰庭實旅百西戎之國因定旅獻熬非
常貢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太保召公行諫
職也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熬大保乃
旅熬用訓于王

東夷南蠻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
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克商通道不舉戎者自
唐虞都冀王畿千里之外常山以北皆為狄西戎

即叙近在雍界惟夷蠻為遠周較雍益遠矣此舉
遠者見致之為難也底致致貢見當卻而迄致之
故太保作書訓王曰夷蠻之遠聞之於外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途畢獻方物惟
服食器用
堯商通道志得矣而一縻之獻足以致玩足以起
狎侮足以後耳目而夫百度足以墮細行而累大
德然則慎德誠難矣是故堯舜禹湯文武未嘗一
日無典學之功畢獻方物非服食器用不獻所以
示好惡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
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王乃以遠方貢物賜異姓諸侯昭德所致不替常
職又分賜寶玉于同姓伯叔諸侯是用展親之
恩焉同姓諸侯亦有常職矣天下一姓榮懷同之
率職奉貢不待言也故以親之為重於傳肅慎氏
之矢賜陳夏后氏之璜賜魯其事也昭德展親在
夫人耳而何以物為分賜豈以人易物哉蓋以為
四方畢獻誠有輔佐之功不敢獨饗也然賜物必
皆足以昭德而後可非度玩侮安敢用之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貢賜皆有常典絜不可畜而又不可以賜畜為玩物賜為玩人皆狎侮也狎侮君子雖不敢怒而心不樂小人出力以事人者也而狎侮之方招致不避而豈能得其力哉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不為耳目所役則百度皆正舜觀古人之象五色作服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出納五言所以防耳

目之欲而正法度也玩不可啓玩人甚矣故喪德玩物雖細而亦能喪志志以道寧則非僻無自入言以道接則佞邪無自至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作無益必害有益貴異物必賤用物用物穀粟絲麻不能充其慾淫靡煽之競相追逐夫豈能足哉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犬馬非其土性畜之不獨違物性且未必適用晉乘鄭駟慶鄭曰古大事必乘其產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遠人安

通遠人而貴遠物彼方窺見間隙量度中國而豈
能格之漢求天馬征伐連年中國被其禍豈特不
能格哉用賢人則迓者悅遠者來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無怠無荒勤也勿以細行而不矜終能累大德為
山九仞而虧一簣猶不成山召公愛惜武王功業
瘳獻微見間隙於是推其類廣言之允迪茲言信
能蹈此則為克終四海乂安貼謀燕翼世之王天
下矣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朝

巢即南巢芮今同州馮翊縣古芮國春秋芮伯萬
遷今陝州芮城縣建旅始有朝貢而其爵命亦始
行故曰旅巢命亡

金滕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

周官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此其命歲終則
計其占之中否鄭康成曰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
之事及兆於策繫其札神之幣而藏焉書曰王與
大夫畫弁開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

武王之說是命龜書案金縢冊祝三王非命龜也
命龜宜自有辭縢緘也藏之於匱緘之以金即籒
也此書惟冊祝之辭是周公作史因叙載前後事
以為書名之曰金縢序稱周公作金縢者謂冊祝
之辭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
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二公太師太公太保召公穆敬戚憂也二公欲卜
王休咎周公以為未可以憂我先王卜之不吉則
先王憂矣記曰事亡如事存周邑名在今鳳翔天

興縣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禪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
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功事孔氏曰周公自以請命為已事因三王請于
天是也繼志述事武王周公同此心也周道未成
而武王有危疾周公不得不自以為功也植置璧
以禮神置於三王之坐秉執也

史乃冊祝曰惟尔元孫其邁屬瘡疾若尔三王是有
丕子之責于天以代且其之身子仁若考能多材多
藝能事鬼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

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孫于下地四方之
民罔不祗畏嗚乎無墜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
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尔之許我我其以璧與
珪歸俟俟尔命尔不許我之乃屏璧與珪

史以冊書祝辭奉而讀之故謂之史乃冊祝此辭
周公自作元孫武王其武王名祝辭本稱名周人
以諱事神作書時武王已故諱其名稱某遭遇厲
危丕大大子之責言天將取其長大之子則以
旦代若順予仁順父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
孫雖仁順父而不能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此皆

紀實之言王業未定可無周公不可無武王此當
時輕重之勢也惟尔三王命于帝庭使敷佑四方
定尔子孫于下地則四方之民無所敬畏武王既
喪商遂畔無所敬畏也天嘗降宝命我有周受之
苟勿墜落武王康寧則我先王亦長有歸矣其許
不許不可知也故就命于龜歸俟尔命謂許代而
武王瘞神嚮其禮畢當埋之如祭祀之禮周公死
珪遂以斂不許則屏璧與珪神弗答為當屏也尔
不許我不敢取必於鬼神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答籥見書并是吉

習因也三龜一習相因而吉又啓籒見占書乃并
是吉必以書證之惧其億也言啓籒見書則凡占
書皆緘藏之不敢褻也

公曰臚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求終是圖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占人君占臚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拆臚兆象
也周公言觀龜兆象王為罔害予新承命于三王
惟長終是圖則周公亦不死矣予一人予天子也
此所當待其能念于天子武王言疾當瘳也周公
本請代武王武王瘳而周公不死龜罔亦有所詔

告魯莊公卜齊侯疾卜楚丘日齊侯不及期君令
聞令龜有咎古人占皆如此

公歸乃紹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此冊罔當與繫幣同藏王翼日瘳昭荅如嚮精神
之格自作元命非聖人孰能之哉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生

書傳皆言成王七歲即位故皇甫謐曰武王克商
後六年崩是為克商二年武王有疾成王始三歲

又四年武王崩成王七歲矣成王能信管叔之言
疑周公七歲恐未能然又周公東征二年罪人斯
得周公疑成王詩成王得金縢之策遂迎周公亦
始九歲耳恐亦未必能然荀子曰成王冠成人周
公歸反籍焉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始冠則即位時
十四歲矣孔氏傳成王二十歲成人周公歸政是
也管叔周公九弟蔡叔名度霍叔名處管今鄭
州管城縣屬豫蔡今蔡州上蔡縣屬荆霍今晉州
霍邑縣屬蔡皆殷畿地伊尹曰予弗狎于弗順周
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皆以身体國者

也雖君疑於上國人惑於下而王業安危間不容
髮一身之計豈足易其重哉是故行吾忠而已辟
法也致辟管叔是也史記周公告二公我之所以
弗避而攝行政非或人謂周公聞流言避道居東
二年成王既悟而後伐三監尤非大詰出殷救焚
之勢而暇遷延為身謀乎周公與國同存亡盡心
力為之所謂屈蛇騎虎不知其難者詩曰上帝臨
汝無二尔心若有一毫顧忌之意則為二猶不足
以動人而况能格天乎論聖人行事而以後世利
害雜之則言何由當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

王森然常在其上也鬼神知周公之心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流言方作周公何以遽東伐曰兄弟至親各據形
勝外連新亡之國控引蠻夷其勢甚張其事甚急
周公不得不速出成王雖疑付之二公安集西伯
召伯行其職故周公可以速出無內政之憂周公
何以必自將分陝周公主東方周公固當自將也
大誥周公為將行東伯之職也江漢召穆公為將
行西伯之職也古人為國事皆豫立周官司馬無
一事不先具雖兵行倉卒有司各以其職行而已

罪人斯得黜殷殺管囚蔡伐奄也周師既出人心
遂定無浸蝕蔓延之勢其跋扈者獨此四國耳破
斧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不數霍霍迎降多士昔
朕來自奄蓋伐奄也雖然二年而後得之則亦為
甚難矣

于後公乃為詩以貶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于後罪人既得之後也管蔡武庚已誅周公當歸
周而成王之疑未解周公為詩不能已矣殷命雖
黜而周道未成周公方將有為于其國而君臣之
情不通則安可以行吾志此鴟鴞之所為作也誚

讓也幾欲誚矣疑其小哉管蔡謂周公將不利於
孺子非假托此語也凡人之見只如此管蔡方為
此言以為愛主成王亦方信斯言以為愛已而周
公遽誅之則豈能不深疑不特鴟鷂之詩斬斧伐
柯譏刺繼作而猶未悟周公亦窮矣睽孤極而群
疑生非天相周何以有此史記作未敢訓公與弗
辟而攝行政皆後世改就其意

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
大恐王與大夫尽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
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啓金縢之書將以卜天變而得周公所藏策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德公命我勿
敢言

二公知周公為武王禱而不知其為請代能陰相
成王不誚周公而終不敢使成王迎周公君疑如
此不待其自悟而欲以口舌爭事轉乖矣周公之
忠終當有以感動成王者雷風之變固非意料之
所能及也史與百執事受周公之命至此猶弗言
古人忠信為可見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

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
我國家禮亦宜之

成王得書而知天意所在故不復卜而遂迎周公
執書以泣不惟悟且保不變小蒞曰予其懲而蒞
後患莫予筭蜂自求辛螫求彼飛蟲拚飛維鳥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是何懲創之若是哉太
甲曰既往背師保之訓成王曰惟予冲人弗及知
皆疑亡意悟一悟而不復變之言也然則周公身
安而後國家可保猶不足言至所謂一正君而國
定豈常人之所能致哉新逆舍舊田之謂也東征凱

還袞衣繡裳以復其位於我國家禮亦宜之方疑
而東征必迎而後還國誠有安危之机焉非周公
之忠其殆難居乎精誠之積天為之動故嘗謂舜
之焚廩浚井文王之拘羑里周公之居東不獨免
難而皆能成其志惟臣子之道自盡焉耳夫事不
於跋胡躄尾觀之固不足以見聖人至其所以得
遂其意豈有它道哉是故無墮天之降宝命我先
王亦求有依歸典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同
一心也武王翼日乃瘳與風雷之變同一誠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

所偃尽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風反禾起固為鮮見而大木所偃起而築之則歲
 大熟其事更稀有史記注徐廣曰築拾也馬融曰禾為木所偃起其木拾其下禾
無所失亡訓築為拾恐有所據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亦適在此
 時周公之歸誠有天意自秋大熟以下當在微子
 代殷後識此者終周公請代事且志其所以感化
 成王者



